



轻
经
典

驴皮记

〔法〕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著

驴皮记

[法]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著 郑永慧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驴皮记 / (法) 巴尔扎克 (Balzac, H.) 著 ; 郑永慧译.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1.12

(轻经典系列)

ISBN 978-7-5057-2929-2

I. ①驴… II. ①巴…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2589号

 轻经典

书名	驴皮记
著者	〔法〕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译者	郑永慧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9×1194毫米 32开 9.25印张 193千字
版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929-2
定价	30.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回归悦读，回归经典



轻经典

出版宣言

与经典同行

当今，各种快餐，无论是物质的抑或文化的，充斥着市场，有健康的亦有非健康的。图书自然也不例外。曾几何时，文学是何等神圣的殿堂，能读到这座殿堂里一部经典名著又是何等崇高的精神享受，或曰：奢求！然而，我们在欢呼社会在市场化进程中带给我们极其丰富的物质享受的同时，却不自觉地忽略了传世的经典作品给予人们的精神力量和心灵滋养，甚至把经典作品“修理”得面目全非，使真正想要读好书的广大读者面对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经典作品”良莠难辨，无从选择。因此，我们本着对读者负责，对我们出版人自己负责的态度，经过认真的甄别筛选，向读者庄重推荐这套《轻经典——中外名著悦读丛书》（按我们目前初步设想，这套丛书将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门类的经典作品）。所谓轻经典，绝非指经典本身之轻，而是指阅读经典的一种新姿态，即抛却外物的纷扰与喧嚣，摒除内心的烦乱与驳杂，以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态，亲近经典，走进经典，跟经典对话，与经典同行，一路领略经典的别样风景，感受经典的精彩世界，聆听经典的真情告白，使自己的人生有所感悟，让疲惫躁动的心安静下来，在这经典的港湾

里歇息一下，补给一下。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轻经典——中外名著悦读丛书》的缘起。

我们所遵循的编选原则是：

1. 不求大规模，不求全覆盖，凡列入轻经典的每一部书都是经过认真挑选的，且篇幅适中。

2. 译者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学者，译文都经过了市场和时间的大浪淘沙和反复检验，其品质是可信赖的。

3. 译者对译文作了认真修订与润色，对著名的西方典故、重大历史事件、人物等增补了必要的注释，使文本更臻完美。

4. 序言不拘一格，无论是学术性的译序，抑或散文式的导读，还是交流式的阅读感悟，都可看出译者的至情至真和可贵的责任心。

5. 这套轻经典为精装本，我们力求做到装帧清新雅致，使经典作品真正从内到外名副其实，不仅让读者感受到经典的内在美，同时也给读者以视觉美感，提升其珍贵的悦读与收藏价值。

在我们过去的潜意识里，经典作品给人的印象是厚重的、深刻的、严肃的；我们一般看待经典作品是仰视的、庄重的、虔诚的。这的确没错，但我们换一种态度，换一个视角，来重新面对、阅读、品味、感受这些经典，相信不变的经典于我们也是亲近的、温馨的、大众可以阅读的，经典的魅力与辉光绝不会因我们的阅读方式与阅读心态的改变而减损丝毫。所以这是一套献给大众的轻经典，不管你来自哪个阶层，不管你从事何种职业，只要你喜欢读书，这套轻经典就属于你。比如大作家高尔基，他在社会最底层时，就开始读巴尔扎克、司各特、大仲马、普希金等名人名著，后来他写出了许多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品，并因此跻身经典作家的行列，流芳百世，令人敬仰。诚然，读书是一种人生趣味与精神需求，它一般可能标示出一个人的价值取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与这套轻经典结

缘，你的人生也许从此而改变，而精彩，而超越。

在当今躁动的、物欲的社会环境下，当你读着手中的这本书时，那种烦乱浮躁、茫然惶恐的感觉或许会减轻不少。一部好书、一部经典，会让你的心绪自然而然地宁静下来，这就是书籍的力量，这就是经典的力量！所以我们深信：书籍不仅是知识的源泉，也是安全的港湾和幸福的源泉。相信这时的你也一定会感觉到阅读经典原来可以获得这样的轻松与愉悦、静谧与欣然。

把读书当成希望就能读出信念，把读书当成享受就能读出快乐，把读书作为一种思考就能产生智慧，读书超越名利和得失就能读出自由与博大、仁爱与宽容、宁静与恬淡。让我们一起阅读经典吧，让我们曾经游离的思想、漂泊的精神和没有依托的心灵回归家园——回归阅读、回归经典，让思想升华，让道德高尚，让精神纯净，让心灵温馨，让社会和谐。

我们知道，我们的水平是有限的。我们不敢妄言这套轻经典是最好的。但，我们自信这套轻经典是更好的。最后，我们真诚地对读者说：做到最好的，是我们出版人不懈的追求；奉献更好的，是我们出版人当下的责任。

让我们与经典携手，一起同行吧！无论你身处都市，抑或远行荒岛，有这套轻经典相随相伴，烦忧定将不再，孤寂定将遁形，你的生活从此多姿而亮丽，智慧而快乐！

轻经典编委会

2011年9月

献给
科学院院士
萨瓦里先生



引自斯特恩的《特里斯特拉姆·香迪》第三二二章^①

① 斯特恩 (1713—1768), 英国小说家。在四十六岁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特里斯特拉姆·香迪的生平和见解》, 其中有一章的插图是一条蛇形曲线, 表示人命运的曲折。

译者序

如果人世间真有一块驴皮，使你的一切愿望都能实现，同时随着愿望的实现，驴皮将会缩小，你的生命也会缩短，试问，你是否愿意接受这块驴皮？

对大多数人来说，答案将是肯定的。且不说那些如本书的主人翁那样，穷途末路，已经输掉身上最后一枚金币，准备投水自杀的人，世上有许多人，面对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诱惑，还不是将名誉、地位、家庭、祖国，甚至自己的生命，全部置诸脑后，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道德、法律、舆论的阻力，杀人放火，诈骗盗窃，无所不为，小小一张驴皮，哪里阻止得住他们？

然而这块小小的驴皮，巴尔扎克还是费尽心思才得到的。巴尔扎克经过十载艰辛，深刻地体验了金钱的威力和贫穷的痛苦，深知一个人如果疯狂地追求金钱，世间上很少有力量能够阻止他。巴尔扎克首先想到的力量，是良心的谴责和特殊的疾病。在这部小说里，召开盛大宴会的东道主是泰伊番，而且在小说里一再提到《红色旅馆》，可见泰伊番是经常出现在巴尔扎克脑际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个形象会缠住巴尔扎克，挥之不去呢？原来在《红色旅馆》里，泰伊

番是个杀人犯，他用最要好的朋友的解剖刀，杀害了一个商人，盗走了商人的十万法郎珠宝，逃之夭夭，害得他的最要好的朋友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泰伊番因此发了财，当上银行家，拥有价值一百万的地产，在社交场所出现时，他很爱笑，举止态度完全像个慈祥的老好人。他完全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正在安享他的不义之财。巴尔扎克没有违反现实对这样一个人给予人间的制裁，正如《驴皮记》里拉斐尔得到六百万遗产以后，泰伊番所说的：“拉斐尔先生已成为六百万法郎的富翁，登上了权力的宝座。他是国王，他可以为所欲为，他凌驾一切，像所有的富翁那样。对他来说，从今以后，所谓‘法国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是记载在大宪章里的一句谎言。他不会服从法律，法律倒要服从他。没有为百万富翁而设的断头台，也没有对他们行刑的刽子手。”拉斐尔回答道：“他们都是给自己行刑的刽子手。”

怎样才算是给自己行刑的刽子手呢？

巴尔扎克在《红色旅馆》里给泰伊番以生理的制裁，正如大自然给性生活混乱者以艾滋病制裁一样：泰伊番害上了头痛病，“这个可怜的汉子硬说脑袋里有小动物在咬啮他的脑髓：每根神经里面都有一阵阵的刺动，像锯子锯一样，又像神经被人猛力拉扯。”最后泰伊番死于这种病。

这算不算是给自己当行刑的刽子手呢？

当然不是。泰伊番虽然头痛而死，仍然是死于病榻，可以说是寿终正寝。让一个杀人犯正常地死亡，绝非作者的意愿。但人世间又没有别的力量可以给予制裁，只有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了。驴皮，正符合了这种需要。

只要你有任何欲念，不管是善念还是恶念，愿望一经实现，驴皮立刻缩小，你的寿命也随之减少。你整天满怀恐惧地注视着那张驴

皮，唯恐它继续缩小，有福不能享，有心爱的人不能白头偕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末日来临，这才真正是给自己当行刑的刽子手！

《驴皮记》发表于 1830 年，其时巴尔扎克已经在假三层的小顶楼上写作了十年，当过“笔和墨水的苦工囚犯”（巴尔扎克语），负债达十万法郎之多，发誓要用笔来完成拿破仑未竟的事业，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靠喝咖啡来维持精力。这样的劳累有损于健康，料想巴尔扎克已有预感，所以作者才有了欲望达到，寿命缩短的启示。

在资本主义的金钱世界里，尔虞我诈，杀人越货的事层出不穷，恶人得逞于一时，法律和舆论往往奈何他们不得，感到正义不能伸张的巴尔扎克，于是向恶人们发出深刻的诅咒：你们接受了驴皮，必将给自己当行刑的刽子手！这就是《驴皮记》的喊声，本书的结局如此悲惨，原因也在这里。

郑永慧

目录

译者序 /1

法宝 /1

铁石心肠的女人 /74

面临死亡 /180

尾声 /273

法宝

去年^①10月末，在赌场开馆的时刻，一个青年走进了王宫大厦^②，毫不犹豫地踏上了三十六号赌馆的楼梯。赌博这种恶习之所以受法律保护，让人开设赌馆，主要是因为可以征税。

“先生，请把帽子给我！”栏杆后面一个蹲在阴暗角落的小老头子突然站了起来，用干巴巴的声音带点责备的口气向他叫喊，这小老头子面色苍白，模样儿像是按照非常难看的模子浇铸出来的。

一个人走进赌馆以后，按照规矩第一件事就是拿掉他的帽子。这种行为是否表演福音书里的寓言，还是神的隐喻？或者是同你订立恶毒的契约以索取抵押品的一种方法？又或是强迫你在要赢你钱的人们面前，保持恭敬的态度？抑或是潜伏在社会各个罪恶渊薮的警察，坚决要知道你的帽子店的名字，或者你的名字，如果你曾经在帽子里写上你的名字的话？又或者是要量一量你的头骨的尺寸，以便对赌徒的大脑能力，得出有益的统计数字？面对这种种疑问，行政当局完全保

① 作者在篇末写下写作日期，是“1830—1831”，那么所谓“去年”当指1829—1830；但从书中某些情节发生日期来看，“去年”应指1830年。

② 王宫大厦是一座带花园的建筑群，由黎希留大主教所建，1636年赠给法国国王，称为王宫大厦。其南部建有游廊，当时是风雅的人际场所及洽谈生意所在地。

持沉默。可是不管怎样，要知道你向赌桌迈出一步，你的帽子已经不属于你，正如你的整个人已经不属于你一样，因为你在赌博，你，你的财产，你的帽子，你的手杖和你的大衣，都在赌博。当你走出赌馆的时候，赌神会以行动来残酷地挖苦你，他向你表明他将你的一切还给你的时候，还为你留下了一点东西。假如你戴着的是顶新帽子，你从这个教训里就会懂得必须定制一套赌徒服装。

青年人的帽子边缘已经有点脱毛，他把帽子递过去，换回来的是一张有号码的卡片，脸上露出吃惊的样子，这就足够说明他的灵魂还很纯洁，也使那个从年轻时起就卷进赌徒们沸腾的娱乐生活的小老头子，向他瞟了一眼。老头的眼光呆滞而毫无热情，一个哲学家可以从中看出医院病人的凄惨，破产人的漂泊流浪，一大堆窒息的纪录^①，终生的苦役，流亡到夸萨夸尔科斯^②等人生经历。这个人一副长脸，脸色煞白，说明他目前只靠达赛^③的廉价汤来营养；他的模样，正是赌博的惨白形象的赤裸裸的暴露。他脸上的皱纹，隐藏着旧日受尽折磨的痕迹，他一定是领到他的那份微薄的薪金以后，当天就去赌光。他像弩马一样，鞭子在他身上再也不起作用，没有什么能使他打一个寒战。输光了的赌徒走出大门时的长吁短叹，他们的默默咒骂，他们的呆滞目光，都不能使他有丝毫激动。他就是赌神的化身。如果那个青年仔细观察一下这个看门狗的悲惨样子，也许他就会说：“这个人的心里只想着赌博！”这个活的样板大概是上帝特意安置在那里的，正如上帝将令人讨厌的标志放在所有藏垢纳污处所的门上一样，可惜这个活忠告没能使青年听从，他坚决地走

① 指投水自杀者被救起后，警察的讯问笔录。

② 夸萨夸尔科斯是墨西哥一座城市和一条河流的名字，位于墨西哥特旺特佩克地峡，是离法国十分遥远的地方。

③ 达赛（1725—1801），法国化学家。

进了大厅。厅里金钱的铿锵声对充满贪婪的人心，正在施展勾魂摄魄的魅力。这个青年大概是受了让·杰克·卢梭全部雄辩的话中最符合逻辑的一句话的驱使，才到这儿来的。这句话的悲惨内涵是这样的：“是的，我理解一个人可以去赌博，因为那时候他只剩下最后一块银币，除了一搏便只能投入死神的怀抱了。”

傍晚时分，赌场宛如一首庸俗的诗歌，可是非常动人，就像一出流血的悲剧那样。大厅里挤满了观众和赌徒，一些贫穷的老头子，为了取暖，也在那里流连忘返。到处都是激动的面孔和狂欢的场面，这些从喝酒开始的狂欢，必然以跳进塞纳河而终结。尽管大厅里充塞着赌徒的气味，由于登场人物过多，使人无法看清赌博恶魔的真面目。夜场赌博是一首真正的重唱曲，整队人都在叫嚷，乐队的每件乐器都在抑扬地奏出自己的旋律。你可以看见许多有身份的人到这儿来花钱找乐，就像他们花钱看戏和上馆子一样，也像他们到娼寮去花钱购买三个月刻骨铭心的悔恨一样^①。可是你能理解一个焦急地等待赌馆开门的人，心中多么兴奋和心跳得多猛烈吗？早上赌徒和晚间赌徒之间的差别，就像一个懒洋洋的丈夫同一个在情妇窗下等待得差不多要昏倒的情夫之间的差别一样。只有在早上，突突直跳的赌瘾才会发作，十足骇人的需要才会出现。这种时候，你可以欣赏到一个真正的赌徒，他不吃、不睡、不过日子、也不思想，因为他受尽了赌输后下加倍赌注赢回来的煎熬，受尽了急切希望在“三十与四十”^②纸牌赌上赢一注的折磨。在这个可诅咒的时刻，你会遇见冷静得可怕的眼光，使你瞧得发呆的面孔，想将纸牌掀起来并把

① 指染上性病。

② “三十与四十”是一种纸牌赌博：庄家抽牌，排成两行，A为一点，人头为十点，其余照牌面数算；两行相对应的牌点数相加应在三十与四十之间，最接近三十一一点者胜。

它吞掉的视线。因此赌馆最壮观的时刻是它开馆的时候。如果西班牙有斗牛，罗马有角斗士，巴黎也有王宫大厦足以自傲，这里刺激神经的轮盘赌，给人以欣赏血流成河的快乐，却不至于在血泊中滑倒。你要偷看一眼这个竞技场吗？请走进去吧！……装修多么简陋啊！墙壁上糊满了油垢斑斑的纸，高与人齐，却没有一幅使人灵魂清醒的画像，连钉子也没有一颗，想自杀也不容易。地板又破又脏。大厅中间有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一些简陋的草垫椅子密密地围绕桌子摆着，桌上的绿台毯已被金币磨损，这一切，说明到这儿来为着发财和奢侈享受而丧命的人们，却奇怪地对这些毫不奢侈的陈设一点也不在乎。这种人间的矛盾现象只要内心对自己起了强烈的反作用，便随处可见。一个情郎总想将自己的情妇放置在绮罗堆中，给她穿上东方柔软的丝绸，然而多数时间他却在简陋的床上占有她。野心家梦想达到权力的顶峰，然而自己却不惜匍匐在地奴颜婢膝。商人躲在一间又潮湿又不卫生的铺子里无声无息地小本经营，赚了钱他盖了一座高楼大厦，然而他的儿子，过早到来的继承人，将因兄弟打官司而从大厦里被赶出去。总之，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比一家赌馆更能使人不快的呢？这是一个奇特的问题！人类是喜欢用反面同正面对比的，他用眼前的痛苦来欺骗将来的希望，又用不属于自己的将来，来欺骗眼前的痛苦，他使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带上前后不一致和软弱的性质。在人间只有灾难是完整无缺的。

青年走进大厅的时候，已经有了几个赌客。三个谢顶的老头子，懒洋洋地围着一张绿台毯的赌桌坐着。他们的像石膏一样的脸，同外交官的脸一样毫无表情，说明他们的灵魂早已麻木不仁，他们的心好久以来已经不会激动，即使将老婆的陪嫁财产拿去孤注一掷也无动于衷。一个黑头发、橄榄色面孔的意大利青年，支着肘子，静静地坐在赌桌的一端，似乎在倾听注定要在赌徒耳边秘密叫喊的输

赢预告。这个南国青年满脑子里都是黄金和激情。有七八个旁观者站在那里，排成一长行，等待着观看命运变幻的各种场景，观看赌徒的模样，金钱和钱耙的移动。这些无所事事的人们静静地站在那里，动也不动，集中注意力就如同老百姓在刑场上观看刽子手杀头一样。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子，穿着旧西服，一手拿着记录簿，一手拿着大头针，来登记红方和黑方的获胜次数^①。他是现代的一个坦塔罗斯^②，完全同本世纪的一切享乐不沾边；他是一个没有财富的守财奴，只能以想象中的赌注来赌博；他是一个有点理智的疯子，惯用幻想来安慰自己的穷苦，对待罪恶和危险有如年轻的神父在主持普通弥撒时对待耶稣圣体一样。在庄家的对面，有一两个善观赌运的精明的投机家，活像古代的苦役犯，面对着苦役船也不害怕一样，走到庄家的对面，碰碰运气赌三次，赢了就走，他们就靠赢来的钱过日子。两个上了年纪的侍者，抱着胳膊，懒洋洋地在大厅里踱步，不时通过窗户向花园张望一下，似乎要将自己在玻璃上压扁的脸，作为招牌，向行人显示一下。庄家和副手用惨白的眼光向下赌注的人们投射致命的一瞥，然后用尖细的声音喊道：“下赌注吧！”这时候青年推门进来。场内的空气显得更静寂，大家都好奇地掉转头来朝着他。这真是闻所未闻的怪事！老头们发呆了，职员们愣住了，看客们，包括那个入迷的意大利人在内，所有的人看见那个陌生人的时候，都涌现了一种可怖的感觉。在这个大厅里，痛苦应加以掩饰，贫困应表现出快乐，绝望应保持稳重，那么，要叫人怜悯，不是必须表现出十分不幸么？要得到同情，不是必须显得软弱无能么？要想使这里的人灵魂受到震动，不是必须有一副凄凉可怕的外表么？这三者在

① 玩“三十与四十”，纸牌分成两行，一行是红方，一行是黑方，获胜次数分开计算。

② 坦塔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吕狄亚王，被神罚站在水中，他口渴想喝水时，水就减退；他头上有果树，肚饿想吃果子时，树枝就升高，一切他渴想的东西都不能得到。